





王朝的内闱秘史
红颜的深宫传奇

无翼◎著

东瀛花影

日本宫廷女性的美丽与哀愁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

无翼◎著

东瀛花影

日本宫廷女性的美丽与哀愁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东瀛花影：日本宫廷女性的美丽与哀愁 / 无翼著.
—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2.6
ISBN 978-7-5143-0606-4

I. ①东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2365号

作 者 无 翼
责任编辑 吴庆庆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 www.xdcbs.com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7.5
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606-4
定 价 27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在键盘上敲下最后章节的最后的句子，漫长的征程临近终点，却并没有预想中的轻松快意。

写字的过程犹如一幕幕戏，写字的人作为主演，因而替故事里那些人物统统活过来一次，也将那些情绪统统体味一番。因而在落幕的时候，心思格外复杂。

在写字的过程中的确是尽了心的。其中的七篇故事，从最初的酝酿到如今的成型，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六年时光。讲了六年的故事，自然会有许多反复与曲折。若干的文字，删去的，留下的，反复修改的，最终成为了今天你看到的样子。

宫闱淑媛，何等神秘，何等诱人！写字的人自己也不过是受了诱惑，才想去掀开帘幕，窥一窥那些姣好的容颜。“东瀛花影”这个名字充满虚幻色彩，颇有些“疑是玉人来”的征兆，“美丽与哀愁”却是落到实处的——红颜枯骨，美人迟暮，是极致的残酷之美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书中有三篇故事的主角并非生活在皇家宫闱之内，而是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幕府。不过，那时的天皇已然成为虚职，天下政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。将那些深宅重院中的女子划归为“宫闱淑媛”，大约也不为过吧！



只是把自己当做“说故事的人”，只是想把故事说得动听婉转，因此这七篇故事虽然是以史实为原型，但也加入了一些想象的成分。它们可能是史书以外的历史，也可能是一些美好或不美好的臆测——听故事的人，要格外留心。

然而，写字的人当然明白，即使再费些精神心力，这串心中最美好的项链也一定是有瑕疵的。怀着谦和不安的心等待着批评指正，当然，更希望能有机会去除瑕疵，让它变得更接近完美。

至于感谢，心里当然藏着许多，只是犹豫着是否要把那一长串的名字在这里讲出来。那些熟识的、未曾谋面的，遥远却温暖的，严厉却真诚的师友们，在心里都记得。很小的帮助与很小的鼓励，在某个难以为继的时候，成为了坚持下去的力量，最终，才有了今天这七篇故事，才有了《东瀛花影》这本书。

相信，这不过是一个开头。

无翼

2012年6月于南京



● 第一篇 飞鸟京华

001

八方治兮我圣君，天八十荫殿中隐。出殿仰兮览御空，千代万代亦如是。我侍奉兮怀敬畏，如此献此御寿歌。

——《日本书纪·卷廿二》推古天皇寿歌

1. 阻 逆 | 002
2. 华 鬢 | 006
3. 苍 莽 | 010
4. 谋 棋 | 014
5. 密 计 | 018
6. 新 储 | 022
7. 惊 变 | 026
8. 终 局 | 030
- 尾 声 | 035

● 第二篇 白凤女帝

037

不觉春已过，薰风袅袅漫步还，翠笺香具山。往岁白衣一片片，今年又谁晒衣衫？

——《万叶集·卷一·二八》持统天皇所作和歌

1. 新 岁 | 038



- 2. 夜 叙 | 041
- 3. 镜 心 | 044
- 4. 孤 寒 | 048
- 5. 相 闻 | 051
- 6. 麈 兵 | 055
- 7. 萧 墙 | 059
- 8. 残 樱 | 062
- 余 韵 | 066

第三篇 平安双璧 之 枕草絮语

069

春，曙为最。逐渐转白的山顶，开始稍露光明，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。

夏则夜。有月的时候自不待言，无月的暗夜，也有群萤交飞。若是下场雨什么的，那就更有情味了。

秋则黄昏。夕日照耀，近映山际，乌鸦返巢，三只、四只、两只地飞过，平添感伤。又有时见雁影小小，列队飞过远空，尤饶风情。而况，日入以后，尚有风声虫鸣。

冬则晨朝。降雪时不消说，有时霜色皑皑，即使无雪亦无霜，寒气凛冽，连忙生一盆火，搬运炭火跑过走廊，也适合时宜，只可惜晌午时分，火盆里头炭木渐蒙白灰，便无甚可赏了。

——《枕草子》第1段 四时的情趣

- 1. 浮 梦 | 070
- 2. 怀 恋 | 075
- 3. 禁 苑 | 079
- 4. 峰 雪 | 083
- 5. 春 曙 | 087
- 6. 情 访 | 092
- 7. 别 时 | 096
- 8. 余 香 | 100
- 又 及 | 105

第四篇 平安双璧 之 光华物语

107

不识武藏野，闻名亦可爱。

只因生紫草，常把我心牵。

——《古今和歌集》

1. 藤 壶 | 108
2. 早 莺 | 112
3. 芳 年 | 116
4. 阑 夜 | 120
5. 锦 囚 | 124
6. 余 情 | 128
7. 绮 梦 | 131
8. 云 隐 | 137
- 终 章 | 141

◎ 第五篇 幕府悲欢

143

祇园精舍钟声响，诉说世事本无常；
娑罗双树花失色，盛者转衰如沧桑。
骄奢淫逸不长久，恰如春夜梦一场；
强梁霸道终覆灭，好似风中尘土扬。

——《平家物语·卷一》

1. 远 流 | 144
2. 死 生 | 149
3. 初 面 | 155
4. 离 殇 | 159
5. 结 縗 | 164
6. 应 檄 | 169
7. 念 差 | 174
8. 相 雠 | 177
- 残 歌 | 184

◎ 第六篇 战国红颜 之 荼靡花事

187

人间五十年，同天下而比不过南柯一梦，人生一度得生，焉有长生不灭者？

——能剧“幸若舞”《敦盛》

- 引 子 | 188
1. 血 戮 | 190



- 2. 焚 城 | 194
- 3. 望 治 | 199
- 4. 离 析 | 203
- 5. 兵 演 | 207
- 6. 逆 叛 | 213
- 7. 烈 心 | 217
- 8. 闺 伐 | 223

第七篇 战国红颜 之 江海澜波

229

庭院依旧春好，驱雀护群芳，疑是墙外原野，已绿盛红伤。

——《古今和歌集》

- 1. 桃 夭 | 230
- 2. 不 恕 | 234
- 3. 聚 乐 | 238
- 4. 媚 心 | 242
- 5. 芳 尊 | 246
- 6. 薄 红 | 250
- 7. 心 恙 | 254
- 8. 埋 影 | 259
- 莺 老 | 264

八方治兮我圣君，天八十荫殿中隐。出殿仰
兮览御空，千代万代亦如是。我侍奉兮怀敬畏，
如此献此御寿歌。

——《日本书纪·卷廿二》推古天皇寿歌

飞 鸟 京 华

【第一篇】





1. 阻 逆

才到五月，纪伊半岛的天气已经热得厉害。夏草刚萌发出荫碧的绿意，就被一阵阵海上刮来的潮热风吹袭得伏倒在地。不起眼的碎石小丘上，蓬勃的紫草开满白色的小花，铺展着一层若有似无的淡香。

纪伊半岛三面环海，东南海岸线上有绵延的山脉，陡峭的岩壁直插入无限杳蓝的碧海。大和国便位于纪伊半岛的中心——飞鸟地区，那里是这个王国血脉最为蓬勃的心脏。

飞鸟的陆野被三座小山环抱，北面的耳成山与东面的天香具山苍翠俊秀，西面的亩傍山空濛清丽，传说三山各有神祇，庇佑生灵。映着渐渐西落的残阳，迟归的飞鸟划过苍茫天际，丰茂的羽翅掠过大和国畿内无数茅檐与殿宇，最终在京畿附近一座黛色的重檐上落了脚。

这是一幢前后三进深的殿宇，黛色的屋瓦深深压下来，只露出一段白色的墙基，仿佛透不过气来的煞白的脸。夕阳淡漠的薄红从房脊滑向重檐，大殿四角缀着铃铛，时而一阵阵丁零零的轻音，和着檐下窸窣窸窣地响——那是衣角与地板摩擦的声音。继而，一个虚白的宫人背影在漆过的桐木殿柱后隐去了。

那一年是用明元年（586年），日本第三十代君主敏达王去世半年有余，设殡宫于广瀨。

殡宫一侧的角楼上，一个武将装扮的中年男子在瞩目眺望。他40余岁，下巴上留有短而硬的胡碴，此时正微蹙剑眉，凝然望着殡宫之外苍凉的原野。因为点染了余晖，苍茫的原野仿佛暗藏了未燃的火种，星星地映在男子眼中。东南方向十里之外的地方，隐约能看到一爿爿叠嶂的殿宇，那是敏达王昔日的皇居——幸玉宫。然而，敏达王去年八月薨逝后，

幸玉宫也眼瞧着人去楼空，宫人被遣去其他皇族的居处服侍，妃嫔也大多散去，敏达王的正室额田部王后带着膝下子女，搬到了殡宫居住。

“三轮大人，远处好像有一队人马来了。”值守角楼的兵士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匆忙上前禀报。

武将装扮的男子从远眺中回过神来，回头掠了一眼。这兵士身材略矮、面部黧黑、体格彪悍，裹着粗布短衣，赤足，腰间绳带的一侧挂了鹿角短刀，另一侧系了枚刻有鹰隼纹饰的木腰牌。大和王朝的兵士一般着紧身短外衣及宽松裤子的戎衣，外覆粗皮铠甲，佩长刀或弓箭。眼前这兵士的装束显然与王朝的兵将迥异，猛然一见倒犹如南部荒蛮之地的异族。

被称作“三轮大人”的武将毫不讶异，不动声色地走近角楼边上眺望，望了一眼，又不动声色地回转过来。他两眉之间的肌肉悄然抽动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觉闪过额间，而那微微翘起的左边唇角，又分明在他脸上造出一缕语焉不详的笑意。

扬尘浮起处，一小队人马渐渐分明了起来，领头的是个少年公子，裹着玄色青金螭纹绣花大麾，里面亦是绮罗衣衫，腰间露出镶了玉石的束带，一看便知是王族贵胄。少年公子的坐骑踏步如飞，载着它的主人如一计黑青色弹丸向着殡宫直射而来，后面的人马紧紧尾随，约有十数人之众。

跑得近了，少年立乌帽子下面的脸庞渐渐露出来，大约二十几岁，一双长而棱角分明的眼睛，透着莽然而自负的光。

“到底来了，却选了这样一个时辰。”角楼上的武将轻声自语，夕阳逐渐湮没在郊野尽头，晦暗不明之际，他嘴角那语焉不详的笑意却愈加分明起来。

“不用拦着，且让他进来。”三轮吩咐一旁的部下，顿了顿，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“吩咐下去，让大家各自待命！”那形貌怪异的兵士应声而去，却又被叫回来，“此事不必惊动王太后！”

他的表情分明像一个等待猎物的猎手，等待得太久、几乎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，最想猎杀的目标却蠢蠢送上门来。三轮凝神谛听，角楼上的风吹来藤甲与短兵刃碰撞摩擦的声音，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包围了整



个殡宫，一眼瞧上去却看不见半个人影。

他就这样站立在夕阳笼罩的角楼之上，任红炭般的余晖勾勒出嗜血的身影。少年公子的人马渐渐逼近宫门，三轮不觉紧紧捏住腰间佩的青锋长刀。忽然，他发猛力拔刀，刀锋出鞘的一瞬，凭空里一道寒薄的光。

这一道寒薄的光，照亮了多少金戈铁马的往昔啊！

他十几岁入行伍，曾经是敏达王最亲厚、最信任的武将。敏达王天性善良，为太子时，连射杀一只小兽也会内疚数日，私下里又有晕血的症状，见不得半点猩红。

然而在这宫闱之内，任何一次王权的更迭都少不了杀戮与血腥，敏达王的父亲钦明王薨逝足足一年之后，新君才入主朝廷。京畿的子民回想起那权力真空的一年，只记得风雨不调，海潮频繁，谷物与鱼虾都歉收得紧，禁内朝中却不曾闻得什么动静。关于那王权无主的一年，史书上也不曾有谋反或动乱的记述，但三轮知道，他的长刀上已经沾染了无数亡魂的血腥，他的少主亦知道。

那仿佛还是昨日的事情，他拼着性命维护的少主登上王座，群臣于皇居正殿朝贺，一地的人匍匐下去，直延伸到殿外的石阶上。他位列前排，隔着十余步的距离看着王座上的新君，清俊的面庞，挺括的眉宇，端正的身姿，多么好的一个英武少年啊！那时，他自己不过是30余岁，以为自此便有很多安定的岁月可供消磨。

不过十余载，那王座上的英武少年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首，被放进同样冰冷的殡宫之中。

敏达王薨逝突然，并未来得及确立新主。按王族惯例，先王晏驾后如无子息，王族同辈兄弟也可继位。适时，敏达王膝下虽有子嗣，但年纪尚幼，断不能执掌大体，新君的人选自然就落到敏达王两个异母的王弟身上。于是，朝中派系自顾合纵连横，寻找可依附的靠山。

很快，敏达王的异母弟弟在外戚苏我氏一族的拥立下即位，成为用明王。用明王在王子们中间最为文质气弱，加之入主朝廷后又添新疾，恐不是寿数绵长之人。而未能夺取王位的众王子们也趁机与其他朝中派系勾结，伺机谋权，如一股股不安分的暗流在朝野间涌动。

按照大和国仪轨，君王晏驾不能立即落葬，要停灵殡宫谅暗三年。于是在大殡仪式之后，敏达王的灵寝移驾殡宫，三轮带了一班亲信日夜护卫。他清楚，这远离禁内的殡宫看似平静，却注定会发生一些纷争屠戮，他不能让那些腥热的殷红吓到那已然长眠的英武少年。

夜色逐渐掩了下来，莽然而焦灼的少年公子，此时已经叩开了殡宫宫门。



2. 华 鬟

烛火微光，蘸满墨的毛笔执在手中，却微颤着不知从何处落笔，墨汁顺着白毫笔尖悄然落下也不知晓，微黄的纸上氤氲出一朵墨色花团。

“王太后大人，墨汁滴下来了！”一旁身着月黄宫衣的女婢轻唤她，“您为什么不落笔呢？”

执笔的女子似从梦中醒来，看着那浓汁染成的墨色花团，敷了粉的面上浮出一些隔世的恍然。是啊，她已经是王太后了，不过短短数个春秋，怎么倏然间就已成了王太后呢？

可她并不老，30多岁，系着一袭绢白的曳地裳裙，外罩着回纹蝉翼纱衣，襟前的衣带上系了一枚小小的、翠润碧绿的钩状玉石。铜镜里的容颜也还是姣好的，樱红的唇、漆目黛眉，如瀑的长发披垂着，只在腰际束了一个云环结。

殡宫里的日月都是闲的、静的、空的，这里禁丝竹宴乐，服侍的人也少，宫殿里甚至整日不闻声响，只有祭台上燃着的长明灯明灭跳动。这时候，她总能看见岁月和年华轻缓而不可挽留地在她眼前流走。

有些事，过去也不过几个年头，再反过来回想的时候就仿佛隔了几世。有些像落在宝镜上的灰尘，吹拂一下也便散了，有些却像被利刃撕裂的肌肤，即使伤愈后也会留下一世的疤。

她是额田部，父亲是大和国第二十九代君主钦明王，母亲出身苏我氏一族，也是贵戚之女。她在宫中出生、成长，是正宗的王族血脉。

她记得，在众多的王子女中，父母对她虽算不得宠爱，倒也不曾亏待，自幼为她延请博学之士，以汉文诗书授之，又命来自西陆大隋朝的

儒师教以规矩仪礼。宫中人都说她“姿色端丽、进止轨制”，可为王家懿范。

她记得，18岁那年，她奉命嫁给同父异母的兄长——淳中仓太珠敷王子为妃，翌年，她的父王薨逝，丈夫登基成为第三十代君主敏达王。不久，敏达王的正室广姬王后病亡，她便被晋封为后，统领椒房。只不过，她对权势名利等物向来无甚兴趣，只愿一心一意地与夫君厮守。

她记得，苏我族与敏达王之间摩擦渐生。彼时，大和国本土的神道教与从百济传入的佛教冲突正炽，敏达王倾向万物有灵的神道教，以苏我马子为首的苏我一族是崇佛派，因兴建佛寺、祭拜佛像等事屡屡与敏达王意见相左。而朝中另一派物部氏因不满苏我氏只手遮天，支持敏达王废佛主张，与苏我氏针锋相对。

在她即将成为王妃时，她为王后的母亲曾告诉她，苏我家的女子，生在宫中，死在宫中，这是逃不开的命运。这些话她听起来那么熟悉，原来苏我马子——她的舅父，在她幼年时也时常说起，只是当时年纪尚幼，听不出这话中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血泪，抑或是凄惶空寂的悲凉。

苏我一族无疑是权倾朝野的。依当时的官制，仅次于王的官阶有“臣、连、君”三种，“臣”主管国事行政，“连”执掌兵权，专司军政，“君”并非君主，而是国家的神职人员，专管祭祀之事。“臣”“连”“君”的官位世代相袭，“臣”“连”之间双雄并立，世代常有些相攻伐的事。

母亲告诉她，在她父亲钦明王为政的时候，担任“臣”职多年的苏我氏与担任“连”职的物部一家一直敌对，但因为没兵权，总是败于人下。后来苏我一族调整战略，对族中女子悉心调教，之后送进王庭为妃为后，苏我一族以外戚身份慢慢掌握了大权。敏达王时，大臣之位由苏我马子袭承，苏我一族权势愈加显赫，导致朝中另一派豪族物部氏大为不满。物部一族执掌中央权柄，辅佐王室有两百年历史之久，是朝中资格最老的豪族，显然容不得苏我一族独揽大权。

并非苏我一族厚待女儿，而是他们把女儿作为棋子，一枚一枚地安插到宫廷政局这个复杂的棋盘上，安插到每一个需要她们占据的机要位置。为王后的母亲说这番话时，言语中有多少凄凉愤恨，她是后来才体味到的。



为了延续王族血脉，大和国王室中多有同父异母的兄妹结婚。与敏达王的婚姻虽是族中出于掌控权力的考虑，但她和她同父异母的兄长之间也是倾心相爱，算是伉俪一对。她天性慈柔，不嫉不妒，对下人言语谦和，又恤老爱孤，宫里人都说她就如那西陆传来的菩萨，此生定能圆满的。

却未能遂愿。

她还记得，那时官人议论说，敏达王盛年而薨是触怒了神灵。敏达十四年（585年），大和国内瘟疫四散，平民患病无以医治，病亡者的尸首堆叠在城外荒郊，远看好似一座座小山。禁内也人人自危，王城大门整日紧闭，除了必要补给之外禁止一切出入，唯恐疫病传入。

担任“连”职的物部守屋趁机进言，说大和国自古以祭祀神祇为根本，苏我马子笃信异教触怒神祇，引发疫病灾难。敏达王闻言不免心悸，加之原本就倾向于神道教，最终下令禁佛。物部守屋得令，即刻亲自前往苏我氏所建的佛寺，毁佛塔、焚佛殿，羞辱僧尼，唾骂信众。因苏我马子称病，敏达王特别允许苏我氏在家中私祭，物部守屋奈何他不得，两家结怨更深。然而，禁佛之举并未能阻止疫病的蔓延，敏达王不久也染上疫病，不治而亡。

她哀哀欲绝。

先王的大殡仪式完成后，已成为王太后的额田部不肯回朝，坚持要留在殡宫陪伴逝亡的丈夫。

昨日，苏我马子又派人送来书札催她回朝。额田部执着笔，心中酝酿过一些字句。尽管她早已能够熟稔地用汉字书写文章，却不知该如何回复舅父这一纸书札。踌躇之际，却听得殡宫内殿外的檐廊下响起脚步声，足音之沉重苍莽绝不似日常宫人行止。这殡宫内殿向来无人来访，宫婢们不由得一阵讶异。

一个小内侍慌张地入内，禀报说：“穴穗部王子求见……”可那“见”字尾音未落，莽然的少年已经推开小内侍，跨步闯入内殿，挂在内殿门上的青纱幔帐一阵飘动。

“王姐”，少年的嗓子发出干涩的呼声，言语中带着焦灼。